

分裂的天空

Der geteilte Himmel

【德】克丽斯塔·沃尔夫 著
赵丹 译



東方出版社

分裂的 天空

Der geteilte Himmel

【德】克里斯塔·沃尔夫 著
赵丹 译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可扬

装帧设计:徐 晖

版式设计:王 舒

责任校对:高 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分裂的天空/[德]克丽斯塔·沃尔夫 著;赵丹 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060-4388-5

I. ①分… II. ①沃…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5926 号

Der geteilte Himmel, von Christa Wolf ©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2008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1—1217

分裂的天空

FENLIE DE TIANKONG

[德]克丽斯塔·沃尔夫 著 赵丹 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7.375

字数:190千字 印数:0,001-3,000册

ISBN 978-7-5060-4388-5 定价:22.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liebe Leserin und Leser in China,
Es hatte jetzt ein Buch in Händen, das
vor mehr als 45 Jahren in der DDR er-
schienen ist und das festschreibt eine Frau
erzählt, die in diesem Staat lebte, das
es inzwischen nicht mehr gibt. Immer
noch wird dieses Buch gelesen - was also
auch bei Ihnen. Es glaubt, in die festschreibt
eines nicht kann man sich überall auf der
Welt hineinversetzen. Mit dieser Hoffnung
und mit einem herzlichen freigesetzt lege ich
dieses Buch in Ihre Hände.

Ihre Christa Wolf

Berlin, d. 2. Juni 2010

作者致中国读者的亲笔信

亲爱的中国读者：

您手上读的是 45 年前在民主德国出版的一本关于一个女性故事的书，她生活在这个国家，但这个国家今天已经不再存在了。这本书仍然在不断被读——今天也来到您的面前。我想，对这样一个爱情故事，人们在世界上每个角落都会投入。带着这种希冀，也带着我的真诚问候，我将这本书奉献在您的手中。

您的 克丽斯塔·沃尔夫
2010 年 6 月 2 日 于柏林

人物和情节纯属虚构

献给丈夫格哈德



在今年凉爽的夏雨过后，秋天的炽热结束了，整个城市的呼吸比以往更急促。它的呼吸仿佛是数百个工厂烟囱冒出的烟团，升入天空，但是之后便失去了继续推进的力量。多年来习惯了这种雾霾天空的人们突然一下子不知所措，很难忍受，对偏僻事物的突然不安……释然。空气是如此沉重，而水——这个该诅咒的水，有着化学物的恶臭，打他们会思考起——这种水就尝起来苦涩，但是地球仍然承载着它们，还会继续承载它们，只要它们存在。

那么，让我们回到我们中断了的日常工作，倾听电台播音员平淡的声音，或者倾听这个时代迫近的危险的难以觉察的声音。这一回他们逃脱了。一个阴影覆盖了城市，现在它又变得炽热了，生机勃勃。它生产，它埋葬，它使生命降临，也使生命结束，每天每回。

那么继续我们的谈话吧：关于婚礼，是該在圣诞还是应该在明春，关于孩子们的冬袄；关于女士的病情，或者关于工厂的新的厂长。谁会想到，一切对于他会如此重要？

我们重新习惯安然地睡去。我们过着富足的生活，好像生命这种奇特的素材用之不竭，好像这种素材没有终结。

在那个最后的秋日，小女孩丽塔·赛德尔在一家医院的小病房里苏醒过来。她不是睡着了，她昏迷了。她睁开眼睛时已经是晚上了，她第一眼看到白色的墙壁，已经不那么亮了。她第一次来这里。但是她立刻意识到，今天和昨天发生了什么。她来自很远的地方。她有一种遥远和内心深处的感觉：人们从无尽的黑暗中迅速进入有限的光明。想起来了，那座城市，还有那家工厂，装配车间。轨道上的那个我栽倒的点。是的，有人止住了那两辆自右向左朝我逼近的车厢。它们直奔我而来。这是她最后的意识。

护士走向床边，她观察着，小女孩如何醒来，安静的眼睛在房间里环视，她轻轻地友好地注视着她。“您健康了”，她快乐地说。此时丽塔将面孔侧向墙壁一隅，开始哭了，整个一个晚上都没有停止。早晨医生来探视的时候，她仍没有回答的力气。

但是医生不用问也知道，他知道一切，它们写在了事故表上。这个丽塔·赛德尔，大学生，在假期里到工厂工作。有些事她不习惯，比如说火车车厢的炽热，尤其是当它们从干燥室

出来时。在车间高温作业是禁止的，但是人们都不能否定，工作紧迫。工具箱很沉，60到70磅，她把它们拖到了轨道旁，在那里被调轨，然后把它们倒出来。——不奇怪，像她那样柔弱。现在她号啕大哭，这我们可以想象。

“是休克，”大夫说，药方里开了镇痛剂。但是过了几天丽塔仍不理睬人们的询问。医生也把握不住了。他想，我多么想逮住那个毁灭这个美丽善良女孩的家伙……对于他来说，他以为只有爱会使得一个这样的尤物受到如此的创伤。

从村子里被唤来的对于女儿的症状无助的母亲也不能提供什么情况。“大概是学业吧，”她说，“她想必承受不了。”一个男人？不，她想不会。从前的，一个化学博士，半年前就离开了。走了？医生问。是的：逃了，您理解吧？

小女孩丽塔得到许多花：紫苑，大丽花，唐菖蒲——一个白色的病房里彩色的点缀。谁也不可以打扰她，直到有一天有一个男人无法被拒绝，他带了一束玫瑰。医生让步了。也许现在一个悔过的拜访可以对治愈病情有好处。谈话在医生的监督下进行。可是这并不是一段爱情的对白，也没有原谅，这些至少看得出来，即便从眼神。谈及的是车厢。天知道它对他们为什么如此重要，五分钟后就友好地告别了。医生得知，这是车辆厂年轻的厂长，管自己叫“傻瓜”。但是医生想不通的是，这个年轻人比丽塔的母亲更理解她，甚至比他（医生）和任何其他拜访者更理解她。现在拜访她的人越来越多了：首先是艾尔米施工作组的木匠们，共有12个，然后是一个金发女孩，那个娇小的理发师，丽塔的朋友，假期过后是教师研讨班的学生们，还有来自丽塔村庄的女孩子们，他们的拜访显然使病人不再孤单。

来看她的人她都喜欢。他们小心地和她说话并不时用眼光掠过她的面庞，她的面庞惨白而憔悴，但是能接受抚慰。现在她哭得少些了，只是在晚上。她会控制住自己的眼泪，也能控制住绝望，因为她知道不能沉湎于痛苦。

她没有跟任何人说，她害怕闭上眼睛。她仍然看见两辆车厢，绿色的和黑色的，越来越大。谁推一下它们，它们就会在轨道上滚动，这是规则，它们存在就是为了这个。它们起作用。它们会撞上，她会倒下。她倒在了那里。

然后她又哭了。

医生说，疗养院。她不再说话。应该让她哭个够吧，还是应该安静，不再提及此事？她可以乘地铁，她已经康复了些，但是工厂派了一辆小车。

她离开前感谢了医生和护士。似乎所有的人都喜欢她，即便她不多言，大家都理解她。万事如意！

她想，她的故事很平常。有些甚至令人羞耻，但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应该克服的是这种强烈的感情：它们冲我而来。

2

两年前来到我们村庄的时候，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曼弗雷德·赫尔福特。他住在一个尽人皆知的女亲戚家。我马上就跟所有人一样，知道他是一位毕业于化学专业的大学生，他来这里是想休憩一下的。他以“优秀”通过了博士论文。我见过的，不过这是后来的事了。

丽塔和母亲、阿姨住在林边的小屋里，当她一早推车上山去堰塞湖的时候，化学家半裸站在他表妹屋后的水泵旁，冰冷清澈的水从他胸口和肩膀上流下。丽塔审视地抬头，望着蓝色的天空，还有那明亮的晨曦，想，放松一下过度劳累的头脑，这应该还算检点吧。

她对自己的村庄还满意：一组红色屋顶的房子、森林、草地和田野，还有恰当平衡的天空，一切想象得到的美丽。晚上走出阴暗的县城办公室，一条笔直的马路正朝着下沉的太阳，街道两旁是许多村庄。小路在她的村庄分岔的地方，化学家站在一处被风吹乱的杨柳旁，任微温的晚风吹动他的短发。同样的乡愁驱使她回到她的村庄，却使他来到这个堰塞湖，然后直通外面世界的每一条道路。

他看到她来的时候，摘下了眼镜，用衬衣的一角擦拭着它。然后她看见，他慢慢地朝闪烁着蓝光的森林走去，他瘦削的背影是长长的肩膀和窄的硬的少年头。有一种冲动，真想驱走他头脑里的高傲，看透他的真实所在。多想。多想。

但是星期天晚上，在酒店的大厅里她发现，他比想象的更老成和顽固，她又没有了勇气。整个晚上他目视着村子里的男孩子如何围绕着她。最后的一支舞开始了，人们已经打开了窗户，扑面而来的晚风分开了他们头顶的烟雾，吹着那些没有喝酒和喝醉了的人们。终于他走向她。然后拥引她走到场中。他跳得很好，但是漫不经心。他的目光不放过任何一个女孩，而且跟她调笑她们中的每一个。

她知道他第二天一大早就回城里，她也知道，他做得到，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他就是这样。她的心揪紧了，由于恼怒和害怕。突然她向着他嘲弄的无聊的眼睛说：“要成为您这样，难吗？”

他只是闭着眼睛。

他无言地握着她的胳膊，领她离开了舞会。沉默的他们走下村庄的街道。丽塔摘下一枝篱笆旁开放的大丽花。一颗流星坠落了，但他们没有许愿。接下来他会做什么，她想。

然后他们走到了花园门口，她慢慢地走完通往房门的仅有的几步路——啊，每一步都让她害怕——她的手已经碰到了门把（它冰冷，没有感觉，如同完全孤独的生命）。然后他在她背后说，无聊地开玩笑：“您能爱上像我这样的人吗？”

“是的。”丽塔回答。

她没有害怕，一点也不。她看着他的脸，好像黑暗中的斑点，同样他也一定这么看她。门把手暖和了，他和她又度过了

那几秒。然后他轻轻地咳嗽了一下，离开了。丽塔静静地伫立在门口，直到他的脚步消逝。

晚上她彻夜未眠，早上便开始等待他的来信。小村舞会的一周以后他的信来了。这是她生命中的第一封信，不同于办公室所有的公函，它们与她无干。

“我的棕色女孩，”曼弗雷德这么称她。他详细地充满自嘲地描述着他为什么称她为棕色女孩，不同的方式，一开始就让他惊异，多年来他都没有得到过这样的惊喜。

丽塔芳龄 19，常对自己不满意，因为她不能像其他女孩一样爱上谁，要读懂这封信她无师自通。事情就这么一蹴而就：整个 19 岁的生命，愿望、行为、思想、梦想，所有一切都比不上这一刻，为了等待这封信。突然经验变得堆积起来。她用不着刻意去搜集它。如同每一个女孩一样，她坚信，在她之前和在她之后没有人这么感受过，也没有人能这么感受，如同她现在的感受。

她走到镜子前。她的脸直到棕色的发根都是绯红，同时她笑了，一种新的谦虚，一种新的高贵。

她知道，她让他动情，而且是永远地钟情。

3

丽塔打 5 岁起就知道，人们必须把握生命的突然变故。冥冥中她记起了她的蓝绿色山村的童年，戴着放大镜的父亲的眼睛，他手中的毛笔，父亲在摩卡咖啡杯上灵巧地画着，她从没有真正看到谁用这个杯子喝水。

她的第一次远行刚好是二战结束的时候，现实迫使他们远离波马森林，浪迹于不幸的愤怒的人们中间。母亲认得中部德国一个村子里的父亲的妹妹。有一天晚上她们敲了她的门。她们得到了接待，还有床、桌子，给母亲的一个狭窄的小房间。丽塔有一面白色墙壁的一隅。母亲常说：我只是不会在这里久留，绝不！——但是她们不得不留下来，因为普遍的紧迫。然而她们没有放弃有一天她的在前线失踪的父亲会来到这个小房子的希望。

但是希望消失了，只有悲伤，岁月就在痛苦的回忆中消逝。丽塔在村子里学习识字和作文。她也学会了当地孩子们的数数歌谣，还有溪边流传的冒险竞技游戏。她的姨妈不多言，很精明。岁月没有给她太多的幸福，也没有太多的不幸，她与她的小房子同命运，这剥夺了她每一个渴望的哪怕是希望的火

花，也使她放弃了对他人的嫉妒，她坚持她对这份两个小间和一个小室的财产的拥有权，但是她以自己的方式爱着这个小孩。

为了分享炉边的座位和这个孩子的爱，母亲花费了比起丽塔想象的更多的精力。丽塔很逗人喜欢，很开朗，因此村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对她很和气，每个人都认识她。但是真正喜欢她的也是最让人痛苦的是，她从不让人猜透。那个后来来到村子里的年轻老师，发现她很孤独。他带给她书，他也带她去村子附近漫步。他知道她这么早就离开中学去保险公司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她执拗地坚持自己的主张。为了她母亲她必须在地里和纺织厂干活。因为她病了，轮到女儿尽义务了，去照顾自己的母亲。“你会后悔的”，这位老师说。他甚至为她恼怒了。

丽塔那时候 17 岁。执拗是好的，如果必须跟自己过不去的话，他不能一味地指责她：如果要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那便是另外一桩事，作牺牲，为了我——也不同于日复一日地坐在办公室，孤独地（因为一个乡村保险公司哪要那么多的职员）；每天将一串数字写进没有结束的单证里，总是用同样的话提醒拖欠的付款人履行自己的义务。无聊中看着汽车来来往往，上上下下的走进走出办公室的是领导们，夸奖者和挑剔者——永远是这些人。无聊中她看着他们来往。

有一回这位年轻人的苍白的老师使她的生命获得了更强的要求：她期待特殊的快乐和痛苦，特殊的故事和认识，整个国家处于动荡和变革的气氛中（她远未意识到这点，她怎么能意识到呢？）；但是，帮助她将激流中的小小部分引入她自己的小小的重要的生命的人在哪里？谁给她力量去更正这个盲目的偶然？——她已经吃惊地意识到，必须习惯她日常生活的单调的

征兆。

接着又是一个秋天。她第三次看着办公室窗前的两棵硕大的椴树的树叶在掉落。有时候她觉得这两棵数的生命比起她自己的生命更真实和贴近。她常想：我永远也只能看到办公室窗前的这两棵树。10年后车子还会在这里停，准12点，指头干燥。然后我去洗手，然后意识到该是吃饭的时候了。

白天丽塔工作，晚上看小说，一种失落在她心中蔓延。

这时候她遇上了曼弗雷德，突然她发现了从未发现的奇迹。今年落叶是彩色的火焰，邮车也有时迟到几分钟。一串串坚定的、可靠的思想和渴望将她和生命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时候即便当她整个一周没看见曼弗雷德的话她也很知足。她不再无聊和寂寞。

然后他来信说圣诞节他会来。丽塔在火车站等他，尽管他不让她接。

“啊，”他说，“棕色的女孩戴着棕色的帽子。就像俄国小说中的描写。”

他们一起走过通往公共车站的几步路，在一个橱窗前伫足。很自然：信中很习惯用“您”称呼而保持亲密，实际上要困难些。

“您看，”他终于说——一秒钟她便有一种害怕，她莫非现在、永远使他失望——“我本来想避免这样。站在泥雪中，看喷壶和小孩浴缸，不知道如何继续。”

“为什么？”丽塔问。和他在一起她进步很快。“我们让小说快快地结束。”

“例如？”他迫切地问。

“比如女英雄对男英雄说：来吧，我们上那辆刚在拐角拐

弯的蓝色的车子。然后我送你回家。然后带你去见我的人，他们不知道有你的存在，但是他们必须认识你。她让他们下次邀请你去吃圣诞烤鹅。这一天的安排不丰盛吗？”

她的目光和他的在橱窗玻璃中相遇。“够了，”他突然说。“够了。你干得漂亮。”

他们笑了，登上停靠在橱窗前的蓝色的公共汽车。她将他带回给他的表妹，而他则陪她去不知道有他存在而默默打量他的人们那。很有男人味，姑妈想，对女孩来说他太老了。化学博士，母亲想。如果他要她，她就无后顾之忧了，我便可以瞑目了。两个人几乎同时说：“您在圣诞节来吃烤鹅吗？”

今天丽塔回想起来：村庄的白色的圣诞节——因为平安夜下了雪，应该的——他们沉默地走在一起，手拉手，走过村庄的大路，然后她问：上次是哪回？下次呢？地球的两半在这里愈合，在愈合处他们散步，如同它不存在一样。

在她的门前曼弗雷德从口袋里拿出一只手镯交给她，不很老练，他不大可能在从前给任何其他一个女孩什么礼物。丽塔一开始就明白，老练的应该是她。她脱下厚厚的羊毛手套，手套掉在地上，她将手贴在曼弗雷德冰冷的面颊上。他静静地握住它，并注视着她。“温暖、柔弱、棕色，”他说着将她脸上的头发吹开。他感觉血往眼内流，将目光挪开。

“看着我的眼睛，”她轻声地说。

“这样吗？”他问。

“这样，”丽塔回答。

他的目光如同一击击中了她。整个一个晚上她必须掩饰，她的手在抖，但是他还是觉察了，他笑了，她以为他的笑伤害了她，尽管她必须继续这么注视着他。她有点太活跃，但是阿